

以上季氏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以上微子

以上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

警誘 第七

性。人人殊。材。人人別。是以夫子之答問也。必隨其性。以

長其材。以成其德。讀者宜體之。而自省焉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張請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以上爲政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曰。執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以上公治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以上雍也

以上述而

以上子罕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以上先進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苟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

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以上顏淵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以上子路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以上憲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公以上衛靈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以上陽貨

以上子張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志氣 第八

聖人氣宇濶大。志操高遠。蕩々巍々之德。固非人々所得而學也。雖然。所願學孔子。孟軻氏豈欺我乎。

以上爲政

以上八佾

以上里仁

以上雍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以上述而

以上子罕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以上陽貨

動止 第九

動容周旋中禮聖德之至也亦安得而傲乎然而動乃

以上雍也

爲天下之法者。是夫子無隱乎爾之處。千歲雖復有侍坐奉教之想者。其唯在乎斯乎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之所慎。齋戰疾。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

以上述而

以上子罕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者。必作。過之必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大廟。每事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

以上鄉黨

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思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以上先進

以上憲問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以上衛靈公

以上陽貨

以上微子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曰：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力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毀譽 第十

躬行既正。曷憂人言。身外毀譽何足為累。且也唯聖知聖。則何怪當時不能。夫子之知乎。後之學道者亦宜知。人言之不足為憂。而以自修為本。則庶幾其不差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上以而學

以上八倍

以夫子為木鐸。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以上述而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以上子罕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與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以上憲問

津焉。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子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以上微子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以上字張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終

孟子序說

朱熹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
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
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目次

性善第一	凡卅五章
孝悌第二	凡十一章
義利第三	凡二十章
治道第四	凡七章
爲學第五	凡十二章
計	八十五章

孟子

宋 熹 要略

清 曾 國 藩 章 義

性善 第一 此篇言人性本善欲人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闞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

告子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離婁下

告子下

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

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上

告子曰。生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

公孫丑上

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

盡心下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告子上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嗜炙。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嗜炙亦

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
 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
 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今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
 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
 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

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

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

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盡心下
離婁下
盡心上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離婁下

盡心上

公孫丑上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

離婁下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離婁上

告子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

盡心上
告子上

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離婁上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盡心上

離婁上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

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孝悌 第二 此篇論孝悌之道

盡心上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離婁上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

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弶朕。二嫂使治朕棲。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
 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
 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
 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盡心上

萬章上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
 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
 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
 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
 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
 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盡心上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離婁上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盡心上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義利 第三 此篇嚴義利之辭。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盡心上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

告子上

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滕文公上

則死。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朝。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

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滕文公下

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柯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

告子下

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

萬章上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
 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
 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萬章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癡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
 不得曰有命而主癡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

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
 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癡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爲孔子

盡心上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
 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盡心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
 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盡心上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

盡心下

梁惠王下

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

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

梁惠王下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盡心上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離婁下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

萬章下

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治道 第四 此篇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觔觔若無罪

梁惠王上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觔觔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於目。與。聲音不足於聽。於耳。與。便嬖不足於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於。目。與。聲。音。不。足。於。聽。於。耳。與。便。嬖。不。足。於。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

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
 此時為然。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盡心下

離婁上

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
 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
 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
 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泄泄
 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
 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
 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
 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

盡心上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爲學 第五 此篇尙論古人而言爲學要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離婁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盡心上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

盡心下

離婁下

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

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孫丑上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

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滕文公下

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

營窟書曰。涿水警余。涿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盡心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恨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畢

朱子年六十三時成孟子要略。其書今佚。傳瑩謹於金仁山先生。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得復此書之舊。至是書顛末。詳見語類。自著書門。文集答黃直卿書。戊申七月之季。漢陽通廩生劉傳瑩識。

聖教要典終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廿三日發行

聖教要典 定價金五拾錢

著者 宮本正貫

發行者 兼 印刷者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代表者社長 原亮一郎

印刷所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
本町三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
八八一五番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